

# 九十憶往 (三)

王立哉遺著。王志信恭校

## 爲救桑梓災難請願

抗戰八年，吾魯同胞所受敵僞蹂躪之慘禍，甲於全國；而我同胞，不屈不撓，不怨不尤，全力支援抗戰者，亦無與倫比。何期勝利來臨，不但倒懸未解，反而苦難愈甚。天災既未獲救，人禍復被漠視。是以我旅渝同鄉莫不憂急悲憤。遂以極端之關切，立謀緊急之拯救，乃有集會陪都，請願國府之壯舉。由此一愛鄉保土行動，始引起當局之重視。日後省政易長，援軍入魯，救濟分署之設立，殆皆與此一運動有關。

當時余雖身與此役，只以年邁體衰，已記憶模糊。山東文獻第七卷三期有魏懋傑先生「旅渝同鄉請願事紀略」一文，對此役記述甚詳，茲照錄原文，以光篇幅。惜未克先行徵求同意，至以爲歉，敬請原諒，並誌謝忱。魏先生原文如後：

(一)戰後吾省之遭遇與保鄉運動之緣起——吾魯勝利後之塗炭，以人爲因素居多。民國三十二年，戰區及省府撤離之失策，已導致匪勢猖獗之惡果。我地方部隊，幾無日不受匪軍之襲擊，蓋必欲澈底滅我而後已也。然我在孤立無援之下，雖犧牲慘重，仍能週旋到底以迄勝利，使匪難以

得逞者，並非神蹟。實我齊魯健兒各具忠黨愛國之意志，保鄉衛土之決心有以致之也。此一優越條件，若獲中央重視，予以最新裝備，假以便宜行事，則廓清境內匪衆必如摧枯拉朽之易；即代替國軍殲敵靖亂，創造中興，亦能步湘軍之平洪、楊，淮軍之滅捻匪之後塵也。惜乎當局見未及此，無視於勝利後獨撐危局遏阻匪軍瘋狂攻掠之事實。不僅未作有效裝備與支援，以發揮其潛力，而滅此朝食；反派員至各地予以編遣，並輕蔑之爲「游雜」，予以歧視與難堪！嗟夫！奮鬪八年，幸未捐軀，不獲褒獎，反遭黜辱。且虎狼正盛，竟以齧盜資賊，自毀長城，誠不知主其事用心何在也！更未思及我游擊健兒皆與匪結下血海深仇，率皆家破人亡，逐黜之後，則將安歸？此親痛仇快之舉，直使英雄氣沮，志士心寒！於是人心攜貳，間接助匪發展，使其迅速燎原之勢，而成不可收拾之局面！是以勝利來臨，反使省民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者，皆人謀不臧所致也！

而是年也，又值旱魃肆虐，全省歉收。兵連禍結，已使民不聊生；而饑饉踵至，更是哀鴻遍野！天災人禍，煎迫至此，中央竟未能顧及，不予聞問。旅渝同鄉得悉災情，無不憂形於色，咸

寄望省府能迅向國府告急，請軍靖亂，請糧賑災，蘇民困而解倒懸。詎省府竟向中央誑報：「山東豐收，雖有小醜跳梁，但不足爲慮」云。中央對善後救濟，本未及山東；今據此報，更不復聞問矣！旅渝同鄉對省府之匿報災情，粉飾太平，莫不震驚悲憤！失望之餘，遂奔走相告，咸以省府已不足恃，桑梓父老又忍死待援，拯饑拯溺之重任，則非我輩承擔莫屬矣！於是乃有緊急集會，共商對策之義舉發起焉。

(二)旅渝同鄉謀救桑梓之集會——同鄉集會之日期，已因年深日久無法記憶，地點似在重慶兩路口，時間爲週末下午二時餘，集會場所爲二樓。筆者得訊，與週士選、王錫岳二兄代表警校同鄉過江參加。出席鄉長，濟濟一堂；知名之士，有秦德純、王立哉、劉次簫、龐鏡塘、范予遂、——似尚有于學忠……等鄉長，由秦德純鄉長任主席。報告開會宗旨及報導桑梓近況後，出席同鄉莫不憤慨，對改編「游雜」促成全省糜爛事，深不諒解，對省府之匿報災荒不顧省民之死活，尤深惡痛絕；一時氣氛極爲凝重。主席爲穩定羣衆情緒，告以編遣地方團隊事，已請李延年同鄉來會報告，且聽其陳述經過，瞭解真象後，再謀

善後。於是待李進場。李着戎裝，戴金邊眼鏡，潤步高視，傲然而入，頗有睥睨一切之概。惟所報告者，僅謂：「奉命行事，……將游雜部隊某部精簡，某部編餘……現均已編遣完竣」云云。語辭簡短，意甚自得；語畢即退席。對編遣之善後，及省內之匪情，並無一語道及。同鄉等所欲瞭解者，依然一無所得，而所見者，則披長披貴驕人之神態而已！至此，王立哉鄉長乃怒不可遏，憤然曰：「自總理領導革命，山東志士，即未敢後人；討袁之役，率先發難，洪憲以屋。尤以北伐時，山東人貢獻最多，犧牲亦最大，山東何負於國家？然而中央對我山東者又何如？統一之後，所委派之主席，非軍閥，即政客，人民受盡塗炭，建設則未顧及，韓復榘即其中之最著者也。抗戰期間，我父老之犧牲奉獻，迥非他省所及，而勝利後所換取者，竟為『游雜』之醜名，作驅遣之報償！他省無災荒而賑濟，山東大饑饉而不問；不知中央尚要我山東否？何厚他薄我如斯之甚也！……」劉次簫繼續發言，痛切淋漓，亦深入肯綮。乃使羣情憤激，達於高潮。而斯時也，范子遂與一、二同鄉未作說明即悄然退席。為王立哉鄉長瞥見，不禁痛心入骨，因更以憤慨之語曰：「今日之會，非比尋常，乃為桑梓父老兄弟請命之集會，如想見父老親故掙扎於死亡邊緣，伸手持援之慘象，能不拋却一切俗務而共謀對策否？然竟有人不告而去，鐵石心腸，誠令人心寒股慄！願思維尚未離席者，務請忍耐一時，勿再退席！即使有更好約會，有更重要之應酬，亦無挽救鄉中父老之危難再重要，更急迫，有良心血性者，務請忍耐！忍耐！」聽者動容，會場一

片肅穆，而表情則各異。於是主席控制會場，抑止衝動，請出席鄉長速抒卓見，共謀桑梓善後之良策。於是會眾爭相發言，極為踴躍；幾經熱烈討論，始決議集體向國府請願，請中央立探緊急措施，火速靖亂、賑災，以拯饑溺，而登衽席。並決定即於翌日上午採取行動。於是會議於嚴肅凝重之氣氛下結束。筆者亦懷沉重心情返校，並與同學研議次日請願之參加問題。

(三)國府請願誌聞——警校校規，向禁學生參加校外活動；涉及政治者，尤懸為禁例。筆者之參加同鄉集會也，校方竟有所聞，乃遭禁足之處分，迫使次日請願之行動，不得參加。因商請牛葆領、高玉璞等同學秘往響應。

是日也，值霖雨霏霏，竟日不開，而我同鄉並未因雨却步。山東同鄉服務於軍政部第二紡織廠者不下千餘人，因當日為星期日，故幾全部參加。由秦德純、王立哉、劉次簫等同鄉領導，浩浩蕩蕩冒雨行抵國府，懇見國府主席。因係假日，蔣主席未在大內，乃由秘書長吳鼎昌代表接見。於是以前日會議席上所討論者，向秘書長陳述，並提質詢。吳答，主席並未忘記山東，亦不會有厚彼薄此之舉。請願者乃曰：「然則山東大饑，未列賑濟；匪勢方熾，而解除地方武裝，此非事實乎？我山東民命如絲，朝不保夕，敢問國府曾作如何拯救之計劃？」一時羣情憤激，紛提質詢，秩序頗為紊亂。秘書長窮於應付，惟以善言撫慰，勸請各回崗位，決議達主席解決山東問題，必不使諸君失望。然羣眾並不為一時口惠所動，堅請秘書長作具體之保證。……

時天已近午，雨勢轉大，羣眾鵠立雨中，衣衫濕透，而無一退縮者。有頃，吳秘書長購來饅頭一車，運至現場，謂天已中午，且先療飢再議……語未畢，即有人高呼曰：「我輩非為吃饅頭而來者！」眾和之：「需要饅頭者是山東饑民，而非吾輩！」「吾輩一餐不食何妨？山東饑民數日不得一飽始最緊要！」眾飢飢腸轆轤，但無一取食者。秘書長急謂：「饅頭業經購來，不能退回，談問題與進食並不衝突，尚請先行取食再議！」羣眾中復有高呼者：「感謝秘書長盛意！但我輩憶及山東父老嚼食草根樹皮猶不可得之慘象，面對此白麵饅頭，尚能下嚥否？」於是眾聲附和：「吾輩不忍食！」「吾輩不忍食！」「只求中央速救魯省災黎！」人羣騷動，卒無一人取食者。吳秘書長無奈，只有提供保證，俟向主席報告後，定促請即謀解救之策。眾見初步目的已達，始行解散離去。而此時凄風苦雨仍未停止，一若為吾魯之遭遇而悲泣然。

請願後，聞旅渝鄉長續向政府陳情交涉，必使我桑梓得救而後已！惜筆者派赴東北，詳情則不盡悉矣！

總之，旅渝鄉長為救桑梓，奔走呼籲，心力交瘁，愛鄉義舉，感人至深。故特筆之於書，傳諸後世，以為鄉人所取法焉。

### 奔走膠澳中學復校

先兄樂平先生為培育本黨青年幹部，於民國十二年，在軍閥環伺之下，聯合同志唐蜀眉、陳名豫（雲南）、于恩波（沐塵）、劉次簫、孟民言在青島創設膠澳中學。不幸於民國十五年暑期第一屆學生畢業之後，被張宗昌強迫接收，改組

為青島市立中學。該校存在雖僅三年，招生不過兩屆四班，學生二百餘人，多有所成就，蔚為黨政軍各界中堅幹部。近有人為其先人撰寫年譜，謂膠澳中學為其先人所倡導創立，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徵之膠澳中學在臺師生，僉稱只知樂平先生為創辦者，從未聞某先生與其母校有何關係。樂平先生經常蒞校視察督導，要求嚴格，公私分明。如事務主任李少卿先生曾任省議員，係先生在省議會共同奮鬥之同志，某次會以廁所不潔當眾遭受責難。並密運三民主義等黨務書刊，分發學生閱讀，以啟迪青年之革命思想。以是極獲師生之崇敬。當時青島市黨部即設於該校，實亦青島黨務活動中心。

抗戰勝利後，余在渝徵得丁惟汾先生同意，聯絡前膠澳中學師生劉次簫、陳雪南、蔡自聲、于濟東、王成九、胡成儒、張洪瀛、張金廷、趙世偉、王志信等多方奔走，並向教育部申請復校事宜。

經半年之努力，頗具成效。乃集合會商，成立董事會，推選丁惟汾、陳雪南、劉次簫、蔡自聲、王立哉、王仲裕、樂仙渠等為董事，並公推丁惟汾為董事長。由董事會聘原膠澳中學教師李樹峻字子剛先生為校長。復呈報教育部備案。復員之後，丁董事長親赴青島，與市政當局洽商校址問題。以滙泉原校址已由市政府撥歸其他學校使用，乃另撥給武定路房舍，較原址為大。於三十五年暑期招生開學。先兄樂平先生當年為培育革命青年，奔走呼號創校之初衷與苦心，得以復現，於心滋慰。惜三十八年再度遭受摧殘，該校可謂多災多難；惟冀能早日再次復興。

### 制憲國民代表大會

我政府依照國父建國程序，為實施憲政，還政於民，在訓政時期由立法院研擬憲法草案，於廿五年五月五日公布，徵詢全國各界意見，即號稱之「五五憲草」。並規定各省分別選舉國民大會代表，於二十六年十一月舉行國民代表大會，研究制定憲法，實施憲政。

當時山東遵照規定畫分為若干選舉區（數目已不復記憶），諸城與臨沂、莒縣、沂水、日照等縣為一選舉區，由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張里元任選舉監督。當時集中諸城縣城之競選者，有趙季勛、路孟凡、徐階平及余四人。為展開公共關係，由余等四人聯合公宴地方駐軍之羅姓營長，及奉省府主席韓復榘之命，以副官名義駐縣任剿匪工作之張步雲，與地方紳董多人。由余約請當時地方名廚王福廷主理宴席。宴罷，張步雲堅留余稍坐，謂到諸城以來，此為第一次品嘗到諸城真正名菜，乃先生之賜。復向羅營長介紹說：「我留下來的這位王先生才是真正的革命先進。我曾在枳溝鎮駐防多時，從地方人士口中得知：王先生曾在地方上刻苦耐勞的辦學校，節食飢飲，不捨晝夜，一切為學校，一切為學生。一般學生及家長莫不敬佩，終生懷念。」余與張氏素不相識，更非同道。只前在濟南時，趙季勛請其吃飯，曾邀余作陪，為第一次見面。當時在諸城為第二次見面，竟對余如此稱譽，實出意外。

對於競選事，曾有人不擇手段，以許多方法，對余作不實之攻訐，甚且有擬以暴力相對者。張氏聞之，竟挺身而出，代為不平。揚言：「如

有人對王先生有不禮貌之傷害行動，不論是名譽或身體，我必將代為加重報復。」余極力勸阻，乃止。事後獲知，當時韓復榘確曾令民政廳長李樹椿轉令縣長，盡量使用各種方法，絕不得使余當選。

當選舉投票前夕，有余學生十餘人，以王炳昌（夢周）為首，向余請示應付辦法。余即囑其轉請各代表（即選舉人）在縣城附近暫避，明天看情形再定辦法。迨開會投票時，出席代表不及四分之一，無法進行選舉。主持投票選舉之縣長不得已，乃請王會敏（志聰，現在臺）與張則昔（希賢）二位區長（二人均余學生），徵詢余有何條件。余以參加國民黨革命以來，現在才算爭到選舉權。只希望在投票時將余之姓名寫在黑板上，由主持人當場宣佈余有被選舉權即可，別無他求。於是投票，余被選為候補第一名。

迨抗戰軍興，國民代表大會一再延期舉行。直到勝利還都，始定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在南京召開。時山東代表劉榴孫已經去世，應由余遞補出席。惟在辦理遞補登記時，缺乏證明文件。幸何冰如兄尚存有當年刊載被選人姓名之山東民國日報及華北新聞報，即由當時任選舉監督之張里元據此兩報函轉國民代表大會秘書處，完成遞補手續，參加會議。

當時共匪猖獗，人民塗炭，華北尤烈，山東難民紛紛湧至南京下關。山東同鄉會向救濟總署洽得剩餘救濟物資，公推余前往下關俵散發放。晨出暮歸，幾無坐息時間。兼以情勢多變，魯局尤為危急。終日食無定時定所，憂心如焚，以致染患急性腸炎。經月餘之醫療調治，始得稍癒。

國民代表大會既已定期召開，余已遞補代表，雖腸疾初癒，身體虛弱，但以大法攸關，只得力疾出席。

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大會在南京開幕，代表總額為二〇五〇人，實際報到者一七〇一人，中共代表拒未出席。在憲法幾經討論通過之後，余即提案建議政府：今大法既已制定完成，當依據國父當年致電黎元洪政府，以雲南起義之十二月二十五日為國定紀念日故事，應明定十二月二十五日為憲法實施日期。經大會一致通過。此即今日行憲紀念日之由來。

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制憲國民大會舉行閉幕典禮，由大會主席吳敬恆先生代表大會將中華民國憲法致送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並由國民政府於三十六年元月一日將憲法明令公布，定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 割治腸癌再次流亡

三十六年夏間，中央為鼓舞士氣，籌組軍事慰勞團，余被分派於魯蘇皖組。腸胃病後，溽暑奔波，飲食失調。返京之後，即感腸胃不適，幾經檢查治療，最後於十月間，經中央醫院認定確係腸癌。親友聞訊，均極擔心，余則一切聽從醫生處理，接受剖腹割治。男兒金名，原在青島女子中學任教，經王仲裕等友人電知，即趕來南京，親侍照顧。

余置身手術室中，毫無恐懼之感。彼時腹部開刀，只用半身麻醉，心神仍極清醒。雙目雖以紗布覆蓋，但所有動作聲音，清楚聽到。正在緊要關頭，護士不慎，手指觸及遮眼紗布，露出一

條縫隙。余一眼瞧見大堆腸子，全部移出體外，倒是愕然一驚。遂急呼曰：「大夫啊！怎可把腸子統統拿了出來？」主治醫師戲曰：「不把腸子拿出來，怎知病在何處？現在已經找到，患處只有荸薺，不，指頭頂，不，豆粒大小而已。」護士慌張，連忙整理眼罩。醫師又說：「不必蓋紗布了，讓他看個痛快。王先生是經過大敵的，這點小刀傷，他是不在乎的。」割除之毒瘤形似鷄卵，堅如水泥。幸醫師醫術精良，治療適時，去此惡疾，得延餘生，亦云幸矣。

三十八年初春，中共叛亂日急，徐蚌會戰失利，人心惶恐，謠言四起。金名兄以余尚在調養期間，暫留南京，經劉志平、王仲裕諸友介紹，在立法院謀一職位，以作枝棲。在余離開南京以後，彼亦返回青島，仍在女子中學任教。二女鍵因其夫張連均服務於農民銀行，該行派專機將其行員及眷屬撤至廣州，再轉重慶。幼女鉢亦隨其姊流落四川。初以為軍政機構將在四川重慶立足，總有團聚之日。孰料京滬先失，粵桂不保，繼而川陝雲貴亦為赤焰所淹沒，從此天各一方。

余隨同政府疏散杭州，轉趨衡陽，再移桂林。沿線兵馬塞途，災民盈野，商賈閉歇，交通失常。余素不治產，一肩明月，兩袖清風，猝遭變亂，輾轉遷徙，幾不能存活。

行抵桂林，定居之後，附近有一紙煙店，無意談話中，知為友人徐仲陽兄之學生王富嶺君。於是在其門外簷下勻出一席之地，擺設地攤，賈售由京帶出之故衣舊書，以維生計。並極力掙節，備作更艱苦時期之用費。

十閱月後，桂林果又告急。局勢之險惡，共

匪之囂張，放眼河山，已無可退之地。遂與內人相依，經過不少人情通融，始購得飛機票兩張，同去香港，俾轉臺灣。抵港之日，正值農曆九月九日，可謂重陽登高，留一永久難忘之紀念日。

抵港後，十二日即電在渝兩女來港，同去臺灣。復電謂已訂妥飛機票，十五日可以飛港，相會有期，詎意中央及中國兩航空公司同於十三日變節投共，希望成空，實始料所未及。後經不斷策畫，期其能逃出魔掌，攜同來臺。終以消息隔絕，無法聯繫，乃決意去臺，不再等待。於是函請秦德純紹文兄及王叔銘弟代為辦理入臺手續。至四十年夏，乃偕內子來臺，定居臺北。

滯港期間，曾承劉安祺壽如兄派陳煥彰蕭齋兄送款接濟，只因久候子女而用盡。斯時曾得識尼姑普持大師，係山東同鄉，在無聊歲月中，時有往還。四十年夏某日，無意中談及去臺旅費無着時，即慨贈港幣壹百元。並說明兩張船票需費六十元，所餘四十元換成新臺幣，以備到臺下船後使用，自付當可勉強維持。

不意伊甫由余住處離去，同鄉友人馬載文兄氣急敗壞而來。一進門就說：「完了！——細詢之下，方知伊夫人由大陸逃出，辦理偷渡，言明到王水車站繳付港幣壹百元，即可來港。經多方拼湊，方得壹百元。不料到達王水車站後，竟發現被人扒去，豈不一切完了！余當向他說：「救命要緊！」即將普持大師所贈之壹百元賂費，交與載文兄趕快去救人。

因為已定期去臺，曾約時去尹致中兄處辭行。致中兄為吾魯實業家，原在青島經營實業，抗戰時在渝設大川公司，退港後設大中公司，政府

遷臺後，復在臺設大東公司。會晤後，說知載文兄事及余去臺之旅費情形。致中兄乃留余夫婦暫住，趁不注意時，由余外衣口袋中取去身份證，購得去臺房艙船票兩張相贈。第三天後送余等到碼頭上船，並告以已電臺北大東公司，屆時派人到基隆相接。船抵基隆時，大東公司經理等三人開車到碼頭相接。余族叔祖雲浦公亦到碼頭相候，當驅車先到臺北市基隆路伊處暫住。雲浦公原在國立山東大學服務，經余邀任山東省參議會秘書，勝利後仍回山東大學任職。來臺後，在基隆路開設饅頭舖，生意尚不惡。茲已於六十三年八月作古矣。

### 義演濟助流亡學生

余抵桂林，甫經定居，桂林市山東同鄉會負責人邱為誼、徐連朋、王以吾、王富嶺、趙士奇、中國銀行徐主任暨尤經理等堅請余為同鄉會名譽理事長。嗣同鄉會改組，更被推任理事長。時山東原避難江西屯墾之同鄉千餘人，湧到桂林，環請同鄉會協助解決食住問題。經余數次向桂林市政府洽商，幸蒙魏市長面允在桂林北火車站附近撥給一空地，並准自行上山砍伐竹木，搭建茅屋，以避風雨。

同鄉居住問題暫得解決，而年輕力壯之同鄉百餘人，雖自願以勞力謀生，則以廣西省民排外性強，難以謀到工作機會。經余查得桂林北火車站有苦力工會組織，會長孫先生（忘其名）係山東人。乃往與面商，將百餘同鄉加入苦力工會，擔任運送車站客人行李至桂林市裏之工作，生活亦暫得維持。

旋又有山東流亡學生百餘人往貴州，路過廣西，亦向同鄉會要求濟助。經余四處奔波，奈同鄉在桂人數甚少，且乏富商鉅賈，雖熱心捐助，而為數有限，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適山東胡琴名家王殿玉先生到桂林，乃面請為救濟桑梓青年義務公演兩場，得票款五百餘銀元，始解一時之急困。

復聞山東省政府遷往廣州，同鄉會為江西逃來難民及流亡學生，專函秦主席德純（紹文）請求救濟，詎意先後函請六次，均未獲答覆。余乃以同鄉會名義具函秦主席請設法救濟流亡學生，並附有余之私函，方得秦主席匯撥銀元叁百元。余收到後，即將原件交同鄉會領取，存備救濟學生之用。又流亡學生中有女生四人，雅不願其隨男生無目標的流亡，乃留在桂林，分別介紹到中央日報社及中華書局工作，以安其生活。旋以桂林告急，乃與王富嶺君全家飛往香港，義務服務工作告一段落。

### 連任三屆考試委員

來臺後，受聘為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嗣改組為總統府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專任委員。四十三年八月，蒙先總統蔣公提名，經監察院同意，特任為考試院第二屆考試委員，當即函知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改為兼任委員。四十九年八月，考試委員任期屆滿，再蒙提名連任。至六十一年第四屆期滿，始因年邁退職。計任考試委員三屆，共十八年。

在此十八年中，對各種考試法規之修訂或改進，針對時弊，多所提供。當第二屆任期屆滿時

，蒙先總統召見，面詢六年任期中對考銓制度之建樹，及今後應與應革之意見甚詳。並承面諭：在考試制度中，必須切記建國大綱第十五條之規定，凡中央及地方之公務人員，非經考試及格不得任用。聆訓之後，即本此目標，努力以赴。今日各級機關用人，已多為考試及格者。

在余任考試委員期間，考試院奉命舉辦公務人員儲備登記。每遇有關集會，余必大聲疾呼：凡我經辦人員，必須憶及八年抗戰之生死搏鬥，以及共匪叛亂，遍地烽火。凡隨政府播遷來臺者，其僅存之一條身體，已屬虎口餘生。對此忠貞人士，切勿斤斤計較原始證件之存失。如以今日之臺灣，比照昔日之大陸，不但不識時務，抑且違背事理。故在辦理登記期間，經辦人員殊少刁難者。至於歷年來參與考試院各種考試，或為典試委員長，或為主試委員長，或為典試委員，共計一百六十四次。

三十年來，處此安定社會中，大家都豐衣足食，生活殊少變化，實乏善可陳。不過臺灣的氣候特殊，在生活上也有特殊的遭遇。民國五十年秋，波密拉颱風來襲，木柵河堤潰決，溝子口考試院附近積水，余住處水深及屋簷，衣物全部浸損。幸事先收聽廣播，託請劉振業君臨時寬一旅館避難，未被淹溺。

當時適逢中秋節，院中各方均甚忙碌，又加水電兩缺，食用物品一時也難買到。值此饑饉關頭，丁三小姐（丁惟汾先生三女公子）及陶荆山夫婦，電話約到伊寓過節。余因種種情形，未能前往；遂又約定數人聚餐，以資紀念。中秋節中午，安邱友人孫展九君（其弟孫衍才係余之學生

到旅館邀余夫婦到真北平飯館過節。雖酒菜俱備，終有孤寂落寞之感。

事後回家看顧，水腫已盡退，但淤泥及膝，無法善後。經洽准院方，暫為租屋安身。數日奔走拜託，始在羅斯福路四段寬得一房，遂即遷入。此時身無長物，室內更是空蕩，只好就臥地板而眠。此種況味，至今猶覺淒楚。後由院方在考試院附近山坡上建造宿舍，五十二年竣工，於五月三十一日遷居。適余主持中醫師考試，放榜後搬家。事雖瑣屑，亦屬生活中之一插曲。

### 退職居家蒔花種樹

余於六十一年九月自考試院考試委員退職之後，承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恢復為專任委員。緣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係於四十三年春，應當時反攻大陸情勢的需要而成立，直屬總統府。以全體國民大會代表為構成主體，聘為「兼任委員」，另將當時行政院之設計研究委員會全體委員轉任為「專任委員」。余任考試委員後，即函請該會改為兼任委員；茲已退職，故恢復為專任。復承考試院聘為顧問。閒居無俚，惟讀書自修，蒔花種樹以自娛。

余出身農家，賦性誠篤耿介，尤重正邪是非之辨。從黨從政，越六十餘年，只求無愧良心，名利在所不計。正義被誣，不能默而不言；邪惡當前，殊難視若無睹。故每遇集會，拂逆人意之處自多，秉性使然也。

自來對長對幼，均相見以誠。無心缺失，識者亦多諒解。蓋余處身亂世，飽經憂慮，對青年學子關愛尤切，或有需求，常量力濟助。當抗戰

期間，魯省青年之在後方深造，而為余所知者，必設法予以獎勉，俾能完成學業。

余夫婦生活素極節儉樸實，在臺期間，日積月累，蓄有新臺幣伍拾萬元。乃於六十五年捐作師範院校學生之獎學金，送請教育部代為經管處理。蓋余及兄弟子姪多出身師範，深知師範學生多身家清寒，刻苦自勵之輩，亟需各方之贊勉獎助也。

近年來復積有陸拾萬元，再於七十二年五月捐作獎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績優學生之用，仍送請教育部代為經管處理。此舉雖對余生活無影響，衷心則頗為恬泰。

### 禍不單行闖過一關

內子孫士益女士，出身書香之家，素嫻禮教。自十九歲來歸，持家儉約，教子有方，六十年來甘苦共嘗。余得專心服務黨國，尚能稍有貢獻者，亦有賴於其照料週至，無內顧之憂使然也。方期退職之後，倆老相依為命，共度餘年。詎料於六十二年元月二十日，以高血壓不治，竟先我而去。自發病至辭世，余為料理醫藥，調配飲食，寸步未離病榻，聊盡關懷陪護之意。

孰意禍不單行，六十三年元月二日（舊曆六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余七十九歲生日後第三天，即四日午後，腹部忽感脹悶不適，夜半並有嘔吐。從此日益加重，至九日進住空軍總醫院，由腸胃科主任馬秉綱醫師診療，腹中存水，抽出二千餘西西，始感舒適。嗣經X光照像及胃視鏡檢查，胃下口與腸相接處狹窄，可能生長東西，阻塞通道，致食品及飲水均不能順利通過。幾經研

究，只有手術割治，否則通道日漸阻塞，終將無法吸取食物營養及水分。諸親友以余年已八旬，手術是否安全，不無可慮。余則以不施手術，勢不能長期打點滴，必將乾餓，無法挽救。以是堅主以手術治療。乃商請該院院長張俊賢外科醫師親自主持該項手術，並決定二月十一日上午八時實施。經兩小時完成，一切順利。割除之胃口，已不能容一小指。復經切片化驗，係良性物質，於是又過一關。只以年事稍高，恢復遲緩，至五月六日始行出院。

去年（七十二）夏間，復時感不適，呼吸不暢，小便失禁，甚且不思飲食。以致日見消瘦，體力益衰。於六月二十九日再進住空軍總醫院。經各位醫師之加意治療，護理人員之隨時照料，以及親友之時加存問慰勉，閱四月餘，於十一月十五日痊癒出院。可謂多災多難矣。

余今年屆九十，除膝關節宿疾，行動困難外，飲食起居尚屬正常。唯子女遠離，隻身索處，難免孤寂；幸賴摯友至親隨時存問照顧，一切尚稱安適。考試院同事同鄉濟寧李玉鈴、益都劉振業二君，無間風雨寒暑，每天必來照料。而李玉鈴（字秀鐸）君更用心最細，照顧最多；余之大小事務均由其處理，十數年如一日。憶昔大颯風之夜，溝子口一帶水深數尺，彼涉水攜饅頭及燭火而來，情摯意深。多次睡在病中，或腿骨摔傷，仍騎車過我。遇有公務在身，或私事待理，亦必先來余處，然後再去處理。余十數年來不離藥物，並時時去公保處看病，更有數次住醫院，均賴李君照料。而最感困難者，乃余行動不便，片刻不能離開佣人；而佣人之物色，前後新舊交替

均由李君不辭寒暑奔走。近來余視力衰退，閱報看信，雖用放大鏡亦模糊不清，且手指發抖，書寫困難，一切來往函件，又加重其辛勞。類此種種，雖余子女在側，亦未必能如此週到。此種高風亮節，不惟余個人感激，並足以淑世。大德固不言謝，惟願余陷身大陸之子女，將來知所感激！

回憶生平，自念於公於私，尚無所愧怍。但極平凡，乏善可陳。余學生趙國祥字子貞君，抗戰時在敵後工作，曾任臨朐及益都縣長。來臺後，在花蓮師專附屬小學任教。現已退休，即寄居花蓮市。年前來臺北相晤時，以為余過去服務黨國六十餘年，所經歷之事蹟，多有關史實。尤其關於山東在北伐前後期間之黨務，多親身主持領

導，更多珍貴史料，現已乏人瞭解。亟應擇要憶述，以供治史者之參考採擇，而免湮沒。余深體其言，謹就記憶所及，概述崖略。惟值衰年餘生，記憶銳減，掛漏必多，所幸此乃個人回憶，而非正史，聊存雪泥鴻爪而已。至於文字之工拙，則非所計矣。

(全文完)

# 英文商業社交函電大全

Commercial and Social Correspondence Vols. I&II

許祖惇 著

上下册合售360元

著者曾任台大、淡江、文化大學外文系教授，現任東吳大學英文系專任教授，本書取材新穎，內容充實。商業函電，就詢價、報價、推銷、訂貨、發貨、船運及船運單據，匯票及信用狀、收帳、信用查詢、賒購索賠及補償、代理商、銀行、保險等項，分別列敘規章手續，並有函電範例四百餘篇，求職與履歷範例尤詳。社交函電分請帖回柬、慶賀與弔唁、慰問與道謝，介紹、道歉等章，範例二百餘篇。上下兩册廿五開本六八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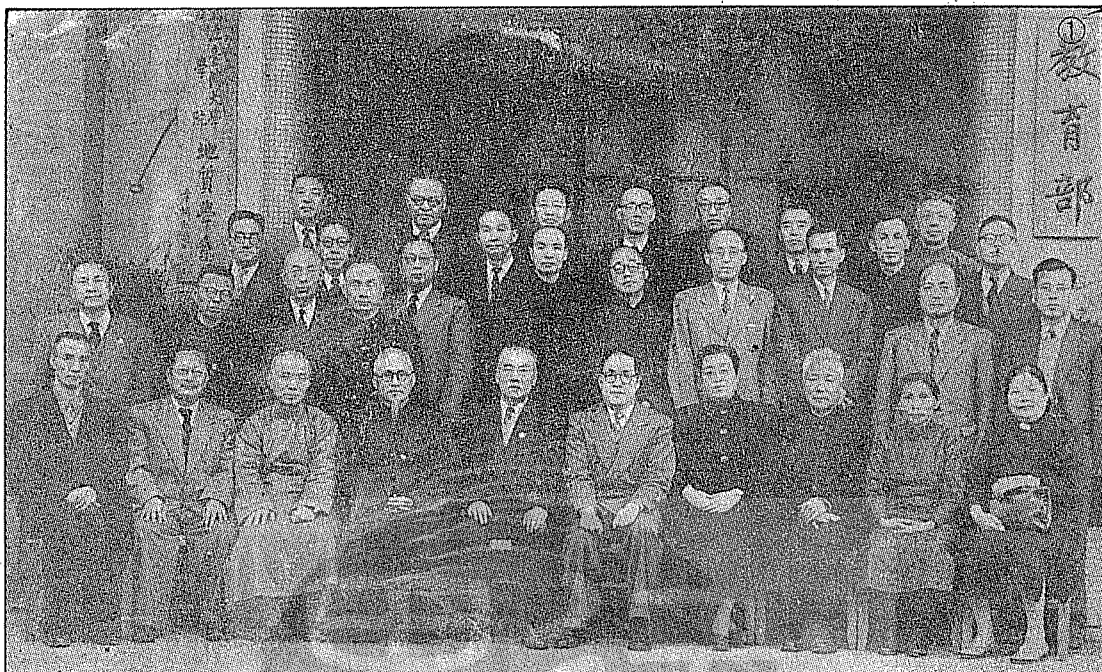
上下册合售新台幣三百六十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 大學用書 中國現代史大綱

徐興武編著。王成聖校訂

聖文書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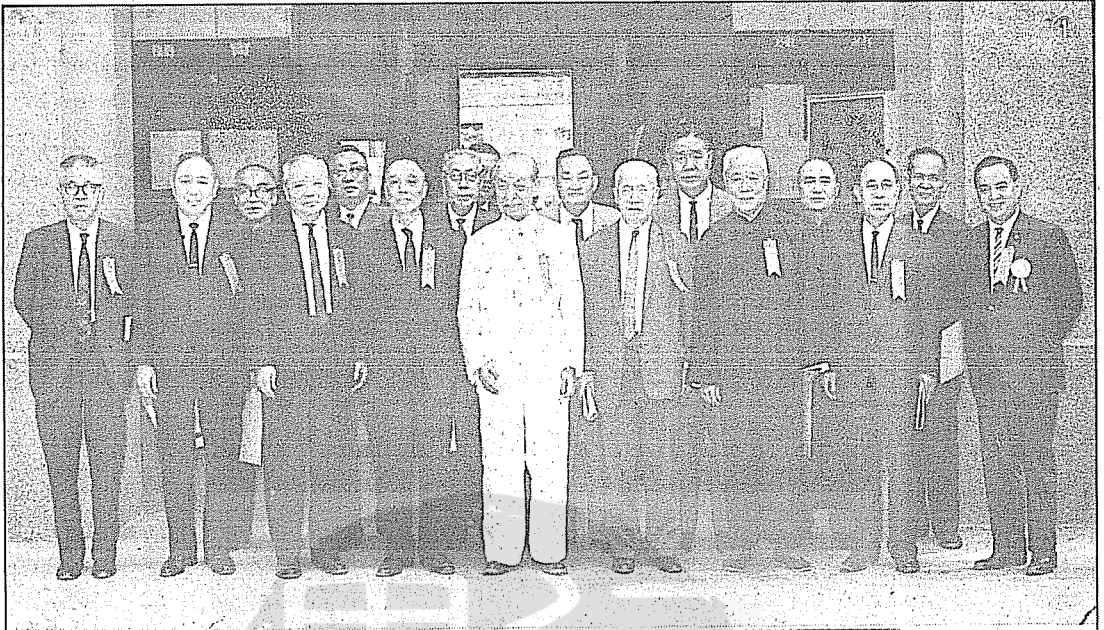
一、參照教育部頒「大專院校中國現代史教學參考大綱」編著。二、本文約二十五萬字，註釋約三萬字，分十章，適合大專院校共同必修科兩學分教學之用。三、徵引及參考書刊百餘種，「註釋」詳盡，可節省蒐集閱讀資料時間。四、資料最完整簡要，適合準備預官考試之用。五、全書三百五十頁，廿四開本，老五號字排版，平裝定價新臺幣貳佰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聖文書局帳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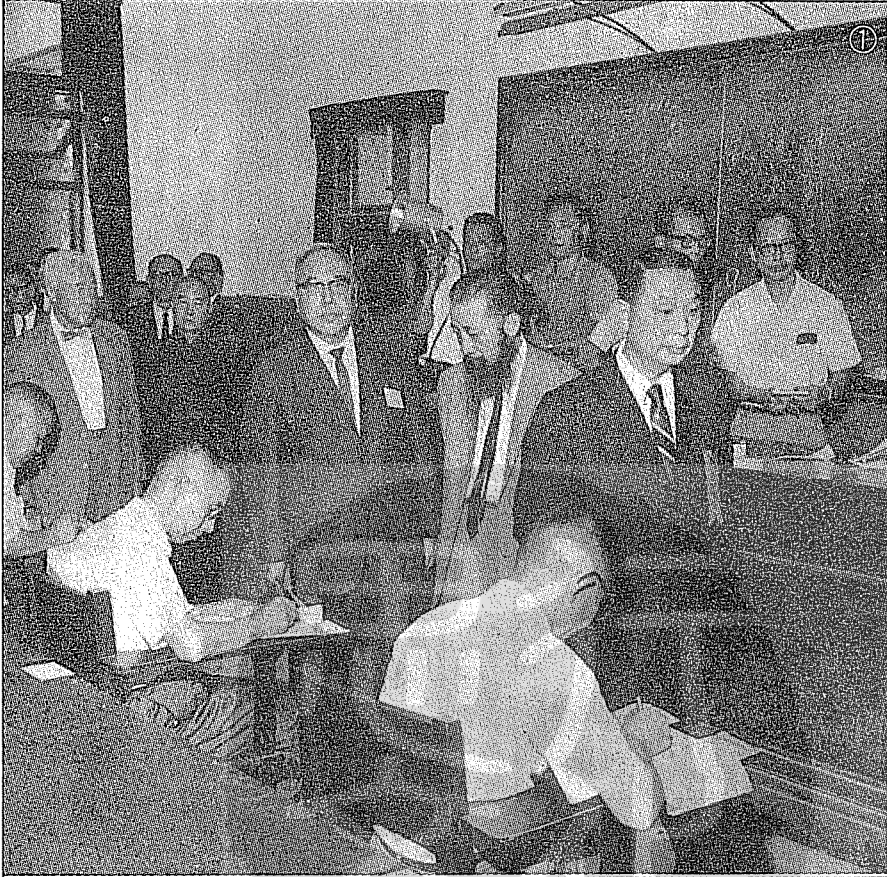
①王立哉(前排右三)與錢思亮(右五)程天放(右六)等合影。  
②王立哉(右二)莫德惠(右三)巡視電訊人員特考。(文見47頁)







①王立哉(右三)與莫德惠(中)等合影。  
②王立哉(左二)巡視54年交通電訊人員特考。



①二排左起王立哉、成惕軒、羅時實、劉延濤、趙聚鈺巡視退除役軍官特考。  
②王立哉(前排左一)與連震東(左三)莫德惠(左四)等合影。

